

# 被发现吸毒那一年的老马

西班牙《每日体育报》主编 卡萨诺瓦

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伤了我的灵魂，伤了我的记忆，迫使我回头看。这就像一次情景再现，让我们回到了四十年前的1982年，那是21岁的他刚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

那时他还是个大男孩，憧憬在欧洲取得成功，因来到一家伟大的俱乐部而眼花缭乱，同时也对自己的到来所激起的期待感到惊讶。很惊讶是因为巴萨为他的转会支付了12亿比塞塔。在那里他的生活开始改变。

他发现了名气、受欢迎程度、金钱和夜生活。一杯爆炸性的鸡尾酒很快就加入了糟糕的成分。对一个足球天才来说，有太多的诱惑了，没人教他如何区分目标的先后顺序。

我遇到的马拉多纳是友好的、快乐的、梦幻般的。他在阿根廷的街道上成长，接受的教育很少，他的青少年时期很复杂，但有一种生活为自己打开了窗口的直觉。巴萨对迭戈来说太大

了，他来得太早了，只赢得了两个不那么重要的冠军奖杯。

第一个赛季，1982/1983赛季，他因肝炎缺席了三个月的训练。虽然赢得了国王杯和联赛杯，但在西甲联赛中他们只获得了第四名。接下来的赛季开始更糟。9月24日，在诺坎普球场，戈科埃特谢亚将他的左腿脚踝踢成骨折，这让他离开球场四个月。那是他在巴萨周期要结束的前奏，第二个赛季他什么都没赢，阴影多过光亮。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马拉多纳，肝炎和长时间的伤病让所有的期待落空。

最终的结局是混乱的，也是有争议的，他转会到那不勒斯，结束了在巴萨两年的沮丧。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在昨天，我在马拉多纳治疗肝炎期间拜访了他。当时我35岁，我们创办《体育报》已经三年了，我去他住的地方佩德拉萨塔采访他。那天看到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不像私人住宅，看起来更像一

个酒店。迭戈躺在花园里的一张床上，傍晚6点，周围十余人吃吃喝喝，好像是在开派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吸食毒品，白色粉末放在乒乓球桌的一角。我承认，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可卡因。

他当时的经纪人，豪尔赫·卡斯特皮勒找到我，对我说：“你只能写迭戈告诉你的东西。别登照片。”

许多年后，在两本未经他同意的传记中，有人详细解释说，正是在巴塞罗那，因为交友不慎，他才染上了毒瘾。

即使是像梅诺蒂这样的世界冠军也不得不接受马拉多纳的生活。由于厌倦了总是熬夜的马拉多纳训练迟到，梅诺蒂决定将训练时间安排在下午，作为一个阿根廷好人，他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决定按照开赛的时间进行训练，训练安排在下午，这对足球运动员的新陈代谢更好。”

迭戈在巴塞罗那踢球的时候，电

视三台第一次直播了一场足球比赛，那是1983年9月10日。比赛前两天，我去球场告诉他，比赛前我会在草坪上现场采访他。”“太好了。”他告诉我，“但别问我个人生活的问题。”

当他的职业生涯一路下滑时，他加盟了塞维利亚。那个赛季克鲁伊夫的巴萨在温布利赢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第一座欧冠奖杯(1992年)。

那年我邀请马拉多纳和克鲁伊夫参加了一个足球论坛节目。我们和迭戈之间的还是老问题。我们晚上8点拍摄，6点得派人去他家中把他从午睡中叫醒。这是确保他出现的唯一办法。

在送别马拉多纳的时候，我能给马拉多纳最好的赞美，就是他总是做他想做的事，不管是好是坏。近几年来，他努力与过去握手言和，以免毁了现在。但不幸的是，健康背叛了他的幻想，让他付出了代价。亲爱的迭戈，足球永远不会忘记你。

编译 沈庆丰

成耀东——

## 足球是团队运动，唯有马拉多纳可以打破这项“定律”

首席记者 刘闻超

论年纪，1967年出生的成耀东，只比马拉多纳小7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成耀东是看着马拉多纳的足球长大，因此当听闻后者去世的消息，内心相当伤感。至今他都还记的，自己最初对这位“球王”留下记忆的情形，“他职业生涯最好的阶段，恰好展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我自己也是球员，所以肯定会更关注。”马拉多纳在1982年的西班牙首度亮相于世界杯赛场，但成耀东早在那之前的1979年就知道当时同样年轻的马拉多纳，“我记得是在日本东京的世青赛上，当时就看到许多报道，说他非常出色。真正看比赛转播是在1982年世界杯，当时大家对他的形容就是球星了。”

因为关注，所以对于马拉多纳的一些经历，成耀东也如数家珍，“应该说在他那个时期了，从足球技术角度上来讲，他就是天才，任何人都难以媲美，确实是球王，真的不可想象怎么会有个人球踢得这么好？非常佩服，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从球员到教练，马拉多纳也经历了几重角色转型，在很多人眼中，“球王”的教练生涯似乎并不如球员生涯那么显赫，对此成耀东倒觉得，那可能还是源于作为球员，马拉多纳太过优秀，相对应的他的思维、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也会不同。但无论如何，作为球员，在成耀东眼里，马拉多纳就是无与伦比的，“我记得当时他在青年队的教练梅洛蒂说，像马拉多纳这样的天才，可能50年才出一个。现在我觉得，可能50年都不止，或许要100年、200年才会再出一个。”为此，成耀东还用如今大家普遍认知的一个原则来对马拉多纳进行定义，以此诠释阿根廷人的出色，“马拉多纳之于足球的概念，就是大家都认为足球是团队运动，但只有他真的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拿到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冠军是最难获得的，可想而知他的能力，给我感觉他就是足球界里的球王。”

朱炯——

## 看了老马率队夺冠，我立志投身足球事业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马拉多纳”便是足球的另一个名字，见证过这个小小男子人在球场上驰骋的样子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有了足球版本的释义。

在国内著名教练朱炯看来，马拉多纳是他心目中唯一的足坛第一人，现如今的C罗和梅西都难以与他相提并论，“他就是为足球而生的。”朱炯感慨道，“马拉多纳的左脚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不用练，别人也练不成的。”

朱炯对马拉多纳的定位，同样也是很多人的心声，但他对于马拉多纳的感情或许还有些特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球王是他足球事业的领路人，“1986年世界杯，我在虹口区少体校，看了马拉多纳率队夺冠后，让我立志投身于足球事业中去。”

在那个只能从模糊的电视里了解外面世界的年代，马拉多纳不仅在阿根廷，在南美洲，在欧洲大放光彩，还在遥远的中国撒播下了一颗颗关于足球的种子。在谈论马拉多纳为什么伟大时，不能只停留于赞叹他无与伦比的天赋与能力，他为世界足坛所带来的影响更应当为人们铭记。

“他是个随性的人，”朱炯叹道，“是无与伦比的魔术师。”

度过了不羁放纵的一生，老马终于可以像一只真正的雄鹰一样，在潘帕斯草原上无拘无束地自由翱翔了。



巴塞罗那对一个足球天才来说，有太多的诱惑了，没人教马拉多纳如何区分目标的先后顺序

## 让足球变得最有趣的那个创造者，离开了

文/林龙

原以为马拉多纳是不朽的，但我错了。

作为人，马拉多纳的生命也有终结的时候。

但作为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是神，是永生的。

所以，凌晨突如其来的噩耗，所带来的悲伤，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而更多的忧郁则来自于对未来足球世界的迷茫。尼采说，上帝死了。然后，他疯了。足球场的上帝死了，但足球却不会疯，而只会更加无趣。因为，让足球变得最有趣的那个创造者，离开了。

生而有幸，赶上了马拉多纳最辉煌的1980年代。1982年，老马怒踹巴蒂斯塔而被红牌逐出时，我的足球刚刚启蒙，对这种足球的趣味还不懂得欣赏。1986年，马拉多纳一个人的世界

杯，对上帝之手和世纪入球没有直接的观感，但父亲去联邦德国出差从飞机上带来的那届世界杯的纪念杂志却在我心里种下了神的种子。1990年世界杯，为联邦德国第三次捧杯而幸福，却对马拉多纳决赛后的眼泪选择性地忽视。

有幸赶上但因为无法同哥哥辈感同身受老马的伟大而不幸。直到1992年读大学，再次有幸买到一本马拉多纳的传记并与1980年代但看过没记住的所有精彩去一一印证之后，马拉多纳作为神的形象才完整而丰满地矗立在我的心里。所有言语都无法形容“沦为”老马信徒后的心情，也许只能用书里的一句原文才能毫不走样地描述出马拉多纳作为神的真谛——

“上帝在妈妈怀他的时候摸了他的肚皮。”

无需再去形容他作为球王的伟

大——对不起，贝利，请允许我把这个没有之一的称谓送给马拉多纳，因为他才最有资格。谁又能带领一支二流球队赢得世界杯？谁又能率领一支传统弱旅赢得意甲冠军？谁又能在足球场上带给球迷如此纯粹、如此痛(快)入骨髓的快乐？

只是可惜他为足球带来的那些乐趣，一个个就此消失了。世纪入球倒是经常被复制，可伟大的上帝之手只能是绝迹了。正如英国人悼念马拉多纳时所说的：“马拉多纳回到了上帝之手。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VAR在哪儿？”

今天的足球已经失去了很多乐趣——错误也是一种乐趣。当足球像机器一样不再犯错，那足球早已不是足球。VAR施行至今，早已怨声载道。体毛的越位大行其道之后，监控足球比赛的也许早已不是放大镜，而是显

微镜，而足球也就变得何其可悲！

现在的球员，技术早已学得滚瓜烂熟，战术也都耳熟能详，但天赋却早已没有了生存空间。而天赋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件，好不容易得来的却扼杀它生长的土壤，足球哪里还有乐趣可言？

一直以为，莫扎特、马拉多纳、乔丹这样的人都是上帝送到人间的天使。所以，他们拥有人世间本不具备的天赋。能懂得欣赏这份天赋，已属不易，更何况我和马拉多纳的人生居然有了40多年的交集，知足了。

马拉多纳也知足了。作为使者，他为人类送来了最有趣的足球，他也享受到了人生的各种趣味。眼看着足球越来越无趣，而自己的老年生活也愈发无趣，老马也就没有了任何留意。此时不走，更待何时。60，一甲子的循环回到了起点。老马或许要赶着去帮上帝摸下一个妈妈的肚皮呢。

在所有对马拉多纳的不舍中，这或许是唯一积极的念想。